

百
柱
堂
全
集

百柱堂全集卷三十四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湖北水利隄防紀要序

水利在西北而害常在東南害之最楚爲甚尤萃於荊州安陸漢陽三郡地卑而少山岸疏而善積隄長者縣地千餘里促亦數十里江之壅也以洲漢之壅也以沙壅則怒怒則隄益危議者曰民困於水復困於隄是六國之事秦也莫如決而去之天旣已排水澤而居矣人民能徙乎城郭廬舍田疇能舉而棄之乎不能徙不能棄均之害也則有隄之害與無隄之害其輕重相百也故夫治楚之水者請無言利也先

言善請無言去害也先言備善有備害斯去矣害去利斯興矣曷爲備之曰審視隄防善所以備之而已回湍所激則謹避之奔流所直則謹避之隄宜紆宜去水遠使遊波寬緩不迫以言乎力則不勝勞也以言乎財則不勝殫也然而去昏墊之危就安居之樂則利亦不勝計也今夫與強敵遇引而縱之腹地孰若重閉以拒之愚以爲楚有隄防其男子皆當具畚鍤其女子皆當具餽饌吏民上下戮力一心繼長增高使無幾微之罅而後可言有備楚之治水無專官其言水亦無成書經生之言也拘閭里之言也私議之未嘗用任之未嘗習謀不素見成事而欲捍大患禦大災雖智勇有所不能

鴻甫參軍通敏而強力吏於楚者十餘年隄防有事無役不從一日出所著楚北水利隄防紀要見示其言曰予非知治水也能言其曲折而已矣非能治隄也能言其險易而已矣王子曰善乎予之爲是書也夫不識水之曲折有能治水者乎不辨隄之險易有能治隄者乎予之書有圖有釋郡有綱邑有目有經流有支渠故道有宜復不宜復民議有可從不可從隄有難易有廢置粲乎若經緯黑白之不可淆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使守土之吏得是書而思之引而伸之先事而防之事至而應之其于以備害不難矣且害何渠不可去而利何渠不可興鴻甫曩爲吾邑尉丁亥夏江漲夜大

風雨水冒出城南隄上吏民散走殆盡鴻甫步至隄持飯甕
爲堰號呼吏民捧土禦之至晚水定隄卒全人咸壯其節惜
今猶浮沈曹掾也嗟乎以鴻甫之才誠得如漢之王景領謁
者行隄使之乘傳督治楚豈憂水哉

童內方先生集序

明至宏治初載海內操觚者猶踵宋元綺靡之習自崆峒李
氏大復何氏出乃睇漢賦唐廓而大之以志業相砥以氣節
相勸以才猷治術相勵學士大夫皆丕然一變其舊從而翼
之者楚人最盛若黃岡王稚欽興國吳明卿京山李本甯其
最者也當肅皇起藩邸繼大統郢中本肇興地士獲登進者

尤多天子視之比代來諸臣益駸駸嚮用則龍湖張公洞野
廖公與庶子內方童公並起而當其會洞野官侍從以學行
顯名當世龍湖由內翰登宰輔童公乃回翔宮寮不及竟其
用以終惜哉公歿後將三百年其鄉人陸立夫太史始得公
之遺集于其裔孫將梓行屬余校之且序諸首簡旣卒業作
而歎曰嗟乎士之用不用名之傳不傳豈非天哉童公蓋嘗
遇矣因其言考其人蓋可施于用矣而卒不及用生平于桂
洲龍湖爲齊年兩人先後柄用天假公年乘流并進何渠不
二人若而奄忽不及待公所爲賦規屈賈文法荀揚詩亡慮
皆曹劉陸謝及子美家言視稚欽明卿本甯輩鴈行也乃數

公者名譽烜赫播霄壤公則身沒而集已就湮鄉之人幾無能舉其姓氏不遇立夫更千百世後誰復知有公者然則非賢不用賢者不必盡用非才不傳才者不必盡傳也天下瑰奇瓌璋之士懷寶璐而淪埃壙者可勝道哉太史爲言公裔有藏其畫像者將并購而存之一旦爲大水蕩去茲集以在太史處獨存不使公竟其用而不忍令其不傳儻所謂天者非耶原本苦漉湯太史與余旣同刊校可通者更之不可通者缺之因重定編次焉公著有沔陽州志當時與對山武功志並稱今無存者聞太史近已得之將并爲梓行云

防海輯要序

北平俞子鴻甫持其兄同甫大令所刊防海輯要見示究觀
已訖作而歎曰甚哉防之不可弛也肩鏑一開門庭輻輳可
不戒哉今者寇深矣防江之不暇奚暇論海夫逆夷敢越五
六萬里之巨洋懸師轉門者三年饋餉不繼疾疫易生深入
內地津渚茫然無名王大酋爲之渠率所誘致中國奸宄皆
賈人子輕猾無賴徒以利合一旦鷲橫且起相屠凡此皆犯
兵法大忌亡不旋踵而彼能徜徉去來倏犯閩廣倏犯吳越
摧陷名城大郡如拾遺者則吾所以應之之機失也閩廣吳
越各不相救坐失援臂之勢其失一寇在東南而遠待秦蜀
齊豫之師其失二遇寇則卒或空伍而逃或未見寇而奔卽

專閫大將往往寇至以脫走爲幸寇去以收復爲功古者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不用命者誅今也異是故玩而無威其失三兼此三者是乃狂賊之所以鼓行而無前也然識者謂賊不難平何也賊本無大志非有智計殊絕者爲之謀主又非堅明約束之師也特以中國狃於承平文武恬嬉鳴鏑一至望風驚潰故得蹈瑕而入今吾用楚蜀之師扼其吭浙閩之師拊其背用吳兵夾江而守凡江淮鹽徒有膽智者皆撫而募之勿使爲賊用姦民與夷通者嚴加誅絕村聚入保芟野以待彼仰鼻息於我如嬰兒在掌上絕其乳哺即可立死俟彼糧食火藥將竭然後遣辨士購閒其

黨多方以誤之出奇以搗之彼遁而歸則合而邀擊之必盡殲乃止以此論之賊不足平也若區區所見則天下大慮不患有形之擾攘而患無形之積習今日事勢必以作士氣固民心爲最急將足厲士士始奮士足衛民民乃定民足奉上益安明吾賞罰修吾政事無懼寇之來懼吾無以待之無恃寇之不來恃吾有所不可攻此則折衝之策制治保邦根本之計以此爲防施之海可也江可也有寇可也無寇可也至於鎮遏之形攻擊之略諸家及同甫言之備矣鄙人不習兵計且兵難豫度竊有感於唐杜牧之言謂上策莫如先自治戰守雖急要之以賞罰政事爲本

蔣申甫先生詩序

同治元年冬全州蔣先生既奉 詔歸養維舟枉顧出自著
詩若干冊授柏心商校且命序其大指先生自出守後始爲
詩距今財七年耳初以清永冲雋爲主已庚以後則道而厚
鬱而深雄直而豪宕開闔變眩渾茫無際震駭以爲目所未
見何成之速而奔軼絕塵如是竊嘗探其本矣古今能言之
選不自言求之蓋有天焉才是已有源焉歷代作者體制是
已有所積而充之者焉忠孝大節與其氣識是已才與源猶
取所同積而充之非奇傑莫屬三者不具終日言無當也三
者具不言則已言則未有不居古今能言之極選者今夫皎

蜃憑凌洊偏郊畿 天子孤立於上數小人燭蔽於側至倉
皇爲去國遠狩之謀此乾坤何等時哉先生時在都未除職
疾草奏數千言請 幸三晉固根本趨叩 宮門格不得上
則單騎度太行奔晉陽糾合守臣及在籍故相議起師迎駕
以并州爲行在所謀定矣事竟不果踰歲有鼎湖之慟先生
遂乞養僑居上黨會 嗣皇纂統奉 兩宮旋蹕神京舉人
伏法親賢夾輔先生欲爲 國家弼成邦治自澤州馳進中
興十二策 上嘉悅徵召者再先生堅守本志 上不忍彊
也 優詔從之乃奉太夫人自晉過楚將寓居衡永閒夫前
者之謀則唐裴冕請肅宗幸靈武宋宗澤請高宗幸汴京之

舉也後者之策則以朱子之學爲宣公之言也雖不在位而
惓惓君父所建白動關天下大計此其忠孝氣識豈不誠
奇傑乎哉憂愁感歎懇懇款款章疏所不能盡洩則發憤而
寓諸詩先生卽不爲詩已卓然躋名臣之右矣况其詩又至
工無他積而充者莫非忠孝氣識故也彼受才之獨厚導源
之獨正特其餘爾嗟乎先生之爲詩與其詩之蒼涼頓挫壯
偉超忽由不得盡行其志乃然向使從容翊贊不逢戾會
可不爲詩卽爲之亦不能變詣若是然則推先生入能言之
極選殆非先生本志也歟柏心忝出先生門稱述過盛恐涉
阿好謹發明大指以俟海內識者共論之

方存之文稿序

君子之有言非得已也其言有二曰救世曰策已今夫去聖久遠人心陷溺猖狂妄行泯泯且入於大亂於是君子爲之述百王之典闡五常之原距淫詖卑霸顯判別於人禽操存於幾希汲汲辨論不少休凡以救世爾又謂託空言不如見行事也凡道德仁義孝弟忠信之實一一踐之於已而又講求輔世長民之具用則天下舉安不用以待後之學者夫然而其言出能使邪說誣民之燄熄人心由亂而之治雖歷千百世其大防猶屹然而罔敢踰不亦救世者切而策已者重矣乎昔者孟荀韓歐之言是已今之世人心陷溺視周末唐

宋又甚焉。周末唐宋之亂，人心者非楊墨卽佛老，皆異端之顯與吾道敵者也。今之亂人心者，則起於吾儒之中，同途而異趨，其侈者矜博辨，其放者祖元虛，相與議斥儒先，滅裂微言，舉切近篤實身心體用之學而厭薄不道。至其末流，正學汨沒，大道蕪塞，於是浮游庸闇者挾其希世詭遇之術，乾沒榮利，一切學術節行人才政事，日相從而入於齷齪卑陋。甚者舉四維之防而決裂之，嗟夫盜賊之敢於陸梁，四夷之敢於交侵，豈非乘人心之自亂而咆勃盪遂至此極歟。然則君子處此，又安能忍於無言哉。桐城方君存之，蓋亦不得已而有言者也。君性行近古狷者，其閱世之心與經世之願獨

擊而尤刻於繩已身處喪亂推其故以爲由人心之自亂人
心之自亂以爲由僞儒力誣宋學而自亂其學因以亂及人
心所著柏堂文續稿俟命錄掇拾煨燼什存三四柏心雅聞
君名君一日者封題其稿貽書徵序柏心受而讀之清厲廉
刻往復有深致其要歸於救世與策已而已嗟乎天閔人心
之自亂隨以大亂警之將欲變亂爲治也迷者不知警亂將
何由而治君子不幸在下力不能撥亂則以言助天之警之
或者人心可返於治卽不遽返而一君子倡之凡爲君子者
相與和之徐待天心之厭亂是亦治人心之大機也不然天
下之亂可治人心之亂不治恐洪水猛獸且接跡於無形也

彼孟荀韓歐之言亦豈得已哉然以君視四子者則心彌苦而力彌艱矣

春秋釋奠儀制錄序

代

鄂城既復之次年首修 聖宮而屬在祀典者亦以次繕葺同治初元某奉 命自豫州移撫楚春秋釋奠見祭器儀品樂章佾舞闕焉不具雖戎務頻煩不暇遽及然竊懼如劉向所云因小不備而至大不備者非所以肅祀典助化理也乃謀之節相官公請按 皇朝頒發禮器樂器各圖式次第增置節相以爲然適徐司馬自蜀來於茲事講明最久遂以屬之一切修治其樂舞節奏綴兆皆得諸前在闕里親肆者授

之樂工既成擇上丁舉用焉凡襄祀者咸恪共震動郡學弟子奔走承事卻立環觀歎爲盛事初觀也寮屬請刊圖勒爲旨且謂某宜爲之序竊惟聖道之大者先見於禮樂禮樂之精者散寓於器數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蓋禮樂行而器數備故化馳若神也鄂州承喪亂以還亦既爲之卹夷傷寬徭賦崇吏治脩軍實邊鄙不聳幸戰守皆有備矣顧其民壯者仗戈矛弱者供飛輓皇皇以捍邊固圉爲事而學校之閒目不覩俎豆尊彝耳不聞箎磬笙鏞積日累月將舉節文聲容脫略遺棄泯然無有存者是

豈雍雍治平氣象哉且恐桀驚恣睢爭門劫奪之習由此起也今爲之引其秀良使饜飫於威儀度數之中浸淫於鏗鏘鼓舞之際心志檢束將悚然而自肅精神滌蕩將暢然而自和肅則肆者斂和則戾者平潛移默動由行省達之州郡下邑達之鄉曲委巷嚮風承化家勉於忠孝戶競于貞廉災癘不生祥和大洽夫非禮樂行而器數備之明效歟昔鮑永爲魯郡太守遭赤眉亂後闕里荆棘無故自開永乃率眾人會焉行鄉射禮由是治化流聞區區一郡守效尙若此方今聖神纂序天贊中興陸梁反側者戡除且定矣甲兵化爲干羽此誠禮樂修明之會也某不敏備官置吏敢不仰承德

化以茲邦爲海內率先乎哉編成遂述其大意於簡端

郭夔臣集序

涇川郭夔臣太史以雋才速藻震於名場遂入詞曹僉謂騰
上速飛者宜莫若君久之翫麟不得志晚乃循資轉 宮寮
貧甚假歸漫遊無所遇不數年卒於家年甫五十餘耳君所
生子女皆前天未有嗣息以宗人之子爲後君喜吟詩不自
愛惜脫稿隨手棄去今其孤乃蒐輯鈔存得若干首尚有失
題及脫句在中並館課諸作亦與焉他散佚者多矣以柏心
與君爲文字深契屬檢校且請序柏心當道光甲乙兩歲與
君過從都中辱賀監之知遂相誦贈柏心乞歸君執手唏噓

後數年君亦歸猶枉過南郡談終日始別去未幾遂聞君不起君詩警敏博瞻巧思輻輳尤善翻空出奇酒酣以往乘人門捷雜以詼諧炙輠不窮體稍近俳至其山水登臨之作清妙夷澹躋之古作者之林無媿也君於四方利病最通曉其談政治設施往往洞中窾要願無人知之者今朝廷最重者詞臣號爲清選爲華要入茲途者從容躡脚貳臺省無難者次亦秉英蕩揚旌赫然爲方鎮岳牧以相心所見聞其起館閣驟貴而高舉者才皆未有先於君者也獨君陸沈最久未嘗一伸其志旣已鬱鬱無所施則破去崖岸稍自脫略滌蕩胸臆而謠詠紛起幾遭彈射浩然告歸竟阨窮以死夫

既使之歎慙於承明東觀宜若可順風而翔矣又使之屏處
邱園阮窮以死并其似續亦奪之雖韋布繩繫之子困約亦
不過如是其可爲悲孰甚焉造物者之於君何前豐而後嗇
歟意者才之爲君累歟然自君沒之後大盜蹀血數千里嚮
時乘軒仗節之倫往往身塞禍亂舉宗淪覆求如君之終廳
下正邱首不可得且君卽不遠沒而鄉園蕩沒焚掠無虛日
不幸與鋒刃造亦所難料乃君之恒化不與喪亂相值又有
遺詩數百首若斗牛劍氣森然獨出兵燹之餘然則造物於
君其嗇也乃所以爲豐也才不足累君適足以重君於是又
轉爲君幸柏心旣校畢復爲序以解君悲然感懷昔遊愴念

知已茫然不知涕之何從矣

餘甘軒詩集序

士之表見當世非才曷貴哉昔漢張騫傅介子甘延壽陳湯班超皆以智略勇敢立功萬里外取封侯垂名竹帛至如虞詡爲朝歌長皇甫規起徒中上書唐郭代公元振亦自通泉尉進寶劍篇卒能揚勳樹績致身將相望之如蒼虵元螭騰躍雲霧之表才之足貴豈不信哉然合數公者非遭時遇主則亦以泥塗老矣柏心讀何君雲咳餘甘軒詩集蓋不禁慨然太息也君之才文武備具尤長於論兵吏蜀四十年無能識拔之者時四海承平久不見兵革抱利器鬱鬱無所施則

放浪以歌詩自遣嘗馳驅七八千里入烏斯藏東西故唐時
吐蕃牙帳地覽其穹山怒流氍毹椎結之俗大醉豪吟於蠻
煙焚雨邊風塞雪中盡洩胸中骯髒牢落不適意之概益跌
宕自憇雷三載仍還成都道光時島夷橫海上突犯江左則
憤慨悲怆草制夷策乞當事奏諸朝格不上蜀塞猥夷擾
邊旁郡邑皆燔掠死人如亂麻將卒縮朒不敢戰惟以利啖
夷夷益驕君忿之草綏邊策請當事代奏亦未得上最後始
以勞轉爲令牧乃將千人隨軍門分剿畔夷獨自西昌進涉
險擒渠受其降爲立要約戒不犯邊至今守之此於君之才
千百未試其一二然亦遂已老矣獨其詩則不衰久之嗣君

小宋方伯貴乃去蜀就養至皖至楚今年春柏心進謁於薇垣君已七十有六矣長身清挺言論英爽袞袞談天下事若決江河而下也因喟然語柏心曰趙營平馬伏波獨何人哉吾雖老不忘用世惜生平未一遇知已耳觀子亦索漠如我且吾知子十餘年矣今甫得見吾詩未有序當以委子既承命退而紬繹全稿五古樂府極深遠七古歌行涉邊障蠻落尤爲雄傑他流連贈答皆直舉胸情不緣雕飾蓋意氣之豪邁俊偉畢見矣竊進而論之才猶弩矢也遇猶機弦也深入中遠必歸功於勁筈利鏃然非機弦莫能發古之張傅諸公弩矢與機弦適相應者也若李廣數竒不侯馮唐顏驄皓首

郎署則弩矢而不避機弦者也今夫總章明堂之締構求榱棟必於松柏然固有百圍千尋連雲蔽日長淪澗壑者不知凡幾也才同而遇不同自古歎之矣君雖斂其才不得大施得小宋起而擴其緒訐謨遠猷爲世名臣不啻君之自爲之且視世之抱奇才遭枋用忽以憂讒放斥摧折中道曾不得抱素懷璞自全其天優游於晚福期頤則君猶爲不幸中之奇幸矣讀君詩者知是說當爲之快然無復餘憾

李竹沚虛盦齋詩序

詩家從入與得力不一境以柏心論之則眞樸其最善矣乎眞者省其中之憂樂喜怒引而達之毫素勁者可以摧金石

深者可以感鬼神充其所蟠際至於入荒之表千百世之下
皆若披肺腑而接馨欬則眞之爲也樸者去華而存實昭然
呈露絕無矯揉淆雜以汨其初則樸之爲也古之詩人多主
眞樸若兩漢樂府若淵明陶氏樂天白氏其最顯然者卽沈
雄飛動汪洋萬態如子美然其氣體亦不離眞樸前後出塞
新安石壕等篇及北征咏懷皆可見也故曰眞樸其最善矣
乎柏心聞吉陽有貞介之士曰李子竹淦最能詩尙憾未獲
見今年春李子貽書緘所著虛虛齋詩若干卷屬爲論定且
徵序柏心發而盡誦之喜曰茲其合於眞且樸者哉李子以
貧故恆終歲鬻文於外又遭寇難最久轉徙奔竄僅乃得免

痛所見武臣不力徵斂頻煩鋒鏑遺黎無可告哀於是卽事
裁篇有美有刺或委婉或激切要皆直而不訐怨而不怒亦
時爲豪邁跌宕之語自解其憂端大抵胸情流露藉歌詠通
諷諭初無假雕鑄粉澤詰曲艱深以自矜炫使人一展卷而
肝鬲笑啼之畢露也不謂之眞樸得乎李子不獨工爲詩其
行己貞且介友教有師法兼善書及篆刻繪事以彼其才未
得直承明登東觀挾藻摛華與一時詞彥角意不能無少鬱
鬱則柏心竊願有以進之往者巨寇滔天四方英俊鬱龍虎
之文懷瑾瑜之奇相隨以就煨燼者多矣卽彼擁旄仗鉞赫
然爲疆臣閫帥者骨飽狐狸血漬原野生平榮盛今安在哉

獨李子竟脫身虎口猶持三寸管豪吟大醉於青山白雲亦
良足自慰矣安知造物不以晚達如公孫丞相朱翁子者爲
李子位置也願益自廣且大昌其真樸之氣於詩也哉

成山廬詩序

文人兼將略者累千百不一見焉優將略而文業又精絕過
人者曠古今不數見焉若葛忠武有集二十四篇杜當陽注
春秋左氏傳王文成講學軍中門人輯之爲傳習錄此最命
世大才矣乎今唐君鄂生廉訪以將才與詩筆兼雄庶幾起
而繼三公之後者哉君甫弱冠慟其先公子方先生以忠烈
殉江上遂輟計偕釋褐爲蜀中令將所部隨諸將擊賊當者

立破搗巢逐北賊望見旌旗卽走婦孺皆知名爲蜀光冠守
緜州城中卒不滿千賊數十萬圍之百餘日登陴血戰激勵
眾心人有固志會援至表裏奮擊殲賊且盡中蜚語禍幾不
測竟鐫秩久乃復官黔事棘黔人官都下者上書舉君定黔
亂蜀大府偉君才略卽疏以君將蜀兵而往不數月頻大捷
誅其凶獷撫其柔良黔境廓清什已七八矣 上嘉其勛

璽書獎勞拜按察使銜加秩視二品自提鎮以下均歸節制
君益感激馳驅以綏靖全黔爲己任駐師谿洞林菁深險轉
餽艱滯以在軍積勞羸病日甚納節乞解戎務畱成都養痾
待 命嘗哀所自爲古今體詩曰成山廬稿者屬余論定今

復來徵序因爲推論之曰工詩者不一格矣有詩人之詩有
豪傑之詩豪傑者其志遠志遠故識高氣壯其爲中也沈深
而爲外也嚴肅若是者決爲豪傑之詩可一望而知也此如
虎步高岡蒼隼皂鵬側目仰視霄漢如長松勁柏傑然拔出
羣木之表如高山大川巍巍湯湯顧視邱垤行瀆直一卷一
勺烏足與較崇卑計廣狹哉今觀君詩志在埽除寇攘休養
彫殘歷險危而不憚邁憂讓而不懼識益以卓犖氣益以沈
厚自非豪傑安能有是且其格韻神骨又無一不範於古夫
詩不足束豪傑而足以定豪傑乃今於君之詩而定之昔蜀
人范雲吉語余曰鄂生爲政用兵行已治詩文作眞行書無

一不以練勝余以其言驗之良然文人而將略其文業又精
絕過人目中僅見君耳嗟乎葛忠武杜當陽王文成不復作
矣非豪傑安能踵而起君功名未有艾疾良已 國家有急
當起建方叔雷霆之威君且勉乎哉卽於君之詩決之矣

劉庸夫文稿序

有倬男子叩吾門署其刺曰江右劉愚庸夫願相見手所論
著一帙曰請序簡端肅而入軀幹甚修目爛爛如巖下電縱
論懸河不竭余目中未嘗見畸人如此也退發其帙讀之所
極論皆民生與軍事走數千里歷抵閩帥遇名人鉅公輒削
牘上書至數千言反覆利害直切不撓聽者或陽驚喜或怒

置諸耳或內忌庸夫終不願卻金辭賞立廉節以堅取信惟冀所言之一行余讀其文不覺震怖失色察其爲人蓋負氣者氣激而有言不能自遏人亦莫能遏之然竊惜庸夫之未能少斂其氣也今夫事勢之流極非空言所能挽也至於運會將轉必有出而挽之者挽之之術亦卒與言者之意什九符合顧不值其機不遇其人雖著蔡藥石之言猶遭按劍疾風雷霆滌煩宣鬱恒不過終朝江河奔流勢至漂疾其中必有洄漩不測之淵豪傑之斂其氣亦當用是庸夫今出而仕矣願姑斂其氣他日經綸當世事舉夙昔所言斷而行之磊落英果摧山嶽裂金石有餘豈死生禍福之足以撼搖乎哉

不然第挾其高言雄辯博慷慨激烈之聲令讀者震怖失色
猶未免於客氣也已

姑誦草堂詩序

竟陵於吾楚爲文學淵藪詩人之傑者有三焉張璋公劉孝
長胡子重其才皆不世出柏心所兄事者也張劉僅官博士
子重更偃蹇以布衣終才人之隄至是爲極胡氏自其先太
僕公以宦學有清望顯於勝國其後石莊先生鴻漸槃阿抱
道著書論者比之江都河汾子重其裔孫也少跡弛軟出繩
檢外長乃發先世書繼續讀之尤好樂府漢魏三唐人歌詩作
爲篇章奇崛偉麗震蕩驚絕操觚之士望而卻步不敢角其

下本堂卷之三
鋒惟喜與瑋公孝長橐鞬鞭弭相從曰微二子孰抗吾顏行
者性又好金石文字及卉竹山水續事然不樂與貴人接見
衣冠報謁則曰吾猶山狙林鹿耳安能耐此坐是貧益甚飢
則鬻畫或擁緼袍啜半菽終日酣吟不絕或招邀朋侶登山
泛水置酒歌咏雖糗無粟突無煙不顧也方伯遵義唐公故
人江陵鄧孝旃時時饋遺之久之竟潦倒以沒其孫伯固抱
姑誦堂遺稿走蜀中乞君門下士唐鄂生廉訪授諸梓廉訪
諾之而貽書來徵序柏心因論之曰子重少好樂府漢魏古
詩及晉元亮陶氏唐子美杜氏明獻吉李氏之作思沈力厚
一往適鷺中年以後則渾融磅礴純任天機脫去摹擬叮咛

忽而捍突若生軍忽而輪囷礫柯斑駁陸離若老樹之瘦沙
石之成篆籀忽而渾樸若田父話桑麻忽而肫擊若家人骨
肉傾寫肝鬲忽而忻然以笑若赤子叫噉跳躍忽而悄然以
悲若羈旅飄搖放逐梟囚之士累歛相對雖不主一格然大
要歸之於真而已矣今夫詩之境莫貴於真真則貫三光亘
金石歷終古而常新然非專取之思與力也積之有養焉鼓
之有氣焉迎之有機焉水之流溼也火之就燥也麴蘖之釀
醕醪也眞故也雉之窟鳳也狐之假虎也砭砭之亂瑤琨也
非眞故也柏心獨貴子重之詩者惟其眞耳子重雖不幸僅
以詩傳然得稿項牖下自其沒而大盜先後陷竟陵殺人如

草莽繼以洪潦冒城漂溺無算皆不及於難遺詩在篋得廉
訪爲刊行猶不幸中大幸豈非其詩之真不可揜且有貫三
光亘金石者在彼黑山白馬之虐長蛟怒鯨之威卽欲煨燼
而蕩滅之也其又安能

車竹君詩序

今歲晚秋柏心客鄂渚維揚車子竹君出所著古今體詩劫
灰餘稿一帙楚游草一帙相示曰此放佚之僅有存者知吾
子不妄以言許人敢請論定且序諸簡首柏心受而讀之則
唏歔太息曰才人之經亂離豈不悲哉當是時四方赤子困
於屠創燔掠者環地且數千里戰士猛將肝腦塗中野膏血

浸草莽者纍纍皆是也丁其厄者豈獨才人乎哉顧往往英
流詞彥流離世故託爲悲歌而禍難之始末城郭井邑之邱
墟攻守機宜之得失賞罰用舍之當否有章疏史策所莫能
備者則賴其篇什流傳猶得附見使同時及異世猶有所參
攷以爲依据然則天之厄才人雖酷而其所關繫時事者非
小也昔之才人遭是者哀如仲宣烈如越石鬱如子山忠如
子美憤如昭諫放翁裕之至今讀而重之乃知天之厄才人
者適成其名耳雖然豈才人本願及此哉竹君產淮海都麗
之邦中歲值貪狼橫噬東南棄博士官而轉徙浮瀟湘下江
漢依故人爲文字賓客今讀其前編多山水清綺之作讀其

後編皆崎嶇烽燧閒與蕩平以後羈遊酬唱之什雖身閱屯
亨夷險而大抵春容大雅婉篤道亮高者攀開寶次亦不失
爲 國初王宋風規故哀而不流於悽戾烈而不入於噍殺
鬱而不鄰於抑塞忠且憤矣而彌覺其悱惻敦厚也竹君不
徒擅才人名又兼有賢人君子之操於其詩徵之矣嗟乎喪
亂以來三吳才俊抱瓊奇光彩輾轉就煨燼者多矣獨竹君
獲免於難又以華顛暮齒再覩澄清優游於賓從嘯歌之地
天雖戾之不但成其名且成其德也庸非厚幸歟庸非厚幸
歟柏心重君詩尤重君冲澹和粹類有德者故因序詩并發
之

許梅卿詩序

襄者咸豐以來楚北之禍烈於鄂而萃於黃始之粵逆吞噬
繼之豫賊虔劉闔郡無完堞至十數年之久楚北他郡民皆
孱懦獨黃民治團最先且最壯能自殺賊能助官軍殺賊大
小血戰數十百次雖頻陷頻復而卒屹然爲完郡其倡率而
維繫之者則太守梅卿許公一人之力公始爲令黃安有惠
政民歌舞之黃安與豫鄰向有捻患民習與之格鬪公激厲
而用之始聯爲團其後亂起遂率以扞禦有效公亦擢守本
郡終始不出黃境恩義浹洽號令嚴明民以是益踴躍用命
當是時治團戰守之效公功最居楚北第一事平敘績未邀

破格之賞論者咸爲公惜公殊夷然也今夫論禦寇者謂莫如用土團策則誠是矣然非乘四可用之機則難以求效何謂四者地險可扼一也民氣果敢二也賢長吏撫摩喚咻倡之以忠義訓之以紀律節省其財力申明其賞罰使之相親相救相死然後與之冒鋒刃起湯火而不相離背三也賢長吏又能久泄其壤上下信從一意交孚遇危急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四也合是四者而用之何但保四封且可圖進取祖述之在豫州是也推而大用之則可削平羣寇肅清中原元之察罕父子是也不然徒馭赤子於戈鋌矢石之場糜爛靡遺會莫之顧卹也是豈智士所爲而仁人所忍

出也哉柏心於是歎公之立效齊安蓋非浪戰也或者疑公
恂恂儒者稱循良吏足矣何一旦捍患禦侮能若是不知公
宅心也仁仁則必置民於安亦必出民於危公植性也忠忠
則世平撫其柔良世亂誅其反側膽勇機略特根仁與忠而
出耳如是乃謂之循良而無媿柏心與公舊識頃者出所著
古近體詩屬爲論定公政事所設施與督團平寇方略什九
具見其中然退然無矜伐之見視之猶夫恂恂儒者也至其
詩之波瀾壯濶與籍膏腴雖專門名家有不逮况兼有政績
兵略卓犖若是哉柏心久欲贈公以言遂僭爲之序借以發
所欲言者云

朱嘯筠疏蘭館詩稿序

嘯筠司馬筮仕至楚往來南郡頗久柏心習知君固儒吏而
以循稱者與締交良浹今秋訪君鄂渚適有疾未相見命從
者出所著疏蘭館詩稿屬爲論定且爲序柏心受而讀之乃
就所推揚者申論曰君之詩旨集中與王寅叔論詩一首已
暢言之矣以君之才宜躋承明歌咏卷阿高岡閒願屈爲外
吏又輒善病因是遂深於琴吾聞琴通於詩且通於政請就
琴旨推言之可乎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古
之善琴者以所志寓諸琴是故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則言與聲兩得之噍殺擘緩發散羸厲則言與

聲兩失之此琴通於詩之說也騶忌曰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臣也櫻之深而醇之愉者政令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此琴通於政之說也今取君之詩觀之旨遠而詞文志潔而行廉述懷抱則高遠澹泊愍世變則悱惻淒愴道驩娛則醞藉芬芳而不隣於湛溺流酒語憂戚則鬱伊坎壈而不入於怛怛煩冤此非感動人之善心深有合於琴德者乎又試以君之詩考君之政其水災紀事促吏發倉不待申牒則汲黯便宜之惠守陴宿郡城及堡砦告成諸作則陳規守城之效此非琴中所謂櫻之深而醇之愉復而不亂連而徑者乎夫今世以詩名

者多矣非夸工麗於采色聲音卽氣矜自負張脈憤興馳騁失節度孰是其中和可經者至於發諸政事雖不至闕冗尸素酷烈苛急然大抵要名譽以躋階驟進爲榮而無忠信愷怛懇篤愛民之實意固宜與君詩不相肖也何者彼之詩不衷於志而君之詩衷於志也惟衷於志故宅諸內者爲慈良而宣諸外者爲豈弟也然君猶未免以善病爲戚戚夫昔人固有卧治者矣於爲政何損善乎歐陽子之言曰藥之和者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疾之忘也宜矣則請仍拭君絲桐理君舊操彈琴咏詩冷冷然不知風疾何以盡蠲也請誦其詩曰練余心兮遊

太清據稿梧兮發中聲感人心兮和且平不下堂兮政以成
君曰旨哉子之論琴也不啻枚叔七發矣請終身持此以治
吾之詩與政於是遂以是語著之簡端

胡雲樵雲遊子詩鈔序

余讀唐人詩至羅昭諫獨重有悲焉唐時最重科目才如昭
諫不登上第竟以青衫潦倒至巢賊稱亂海內鼎沸乃避地
入越栖栖幕職獨其詩篇感愴時事忠憤之氣百世下猶令
人諷之歔歔不能置今觀東鄉胡雲樵茂才雲遊子詩鈔何
其多似昭諫也無他坎壈患難栖遲書記遭遇行藏皆略相
同其詩之似昭諫也固宜說者謂雲樵若能垂身胡之纓服

短後之衣援丈二爰生縛賊奴取金印如斗大斯誠大丈夫
志業耳僅僅鬱伊謳吟胡爲者不知一介之士斧柯未假安
能張空券以申敵愾不得已乃舉感激悲憤之懷宣諸歌嘯
口誅筆伐既足寒奸雄之膽而褫反側之魄又將使烈士壯
夫反覆誦誦勃然作其忠義之氣家切同仇人懷制挺卽以
之翦蛇豕戮鯨鯢而有餘雖未戰可謂義形於色者也然則
推其鼓動倡率之效與夫躬擐甲冑親埽鯨鯢者曾無以異
孰謂歌謠篇什不足扶名義而壯干城也哉余不識雲樵讀
其詩悲之且重其有大節與昭諫略同適吾楚謚筱門刺史
貽書屬序雲樵詩遂述其所心折者如此

沈棠溪古文序

在古唯有言而已其不朽者則謂立言初未專以文稱也後世驚華之士輩出乃標名曰文歷久而創爲體者愈多布爲法者愈密且尊之曰古文然揆諸古立言之旨則當焉者罕矣夫古之立言者其考道問德也久矣精義入神也深矣推古今之變而見天下之賾也博矣發而爲言窮理切事實前聖待後世不謬不惑也繁殺曲直高下難易惟所施無意於體體自成無意於法法必備望之若喬嶽穹窿亘終古不蹻也察之若偃虹之梁凌雲之椳負併曠承廣廈也諷之若考鐘鼓奏琴瑟疾徐亢墜咸中倫也夫然後而立言可不朽吾

觀後世工文者兩漢以還唐宋最盛若韓氏歐陽氏曾氏其合於古之立言者什得五六焉柳氏王氏蘇氏什得三四焉下此雖專門名家聲振文苑者直可以技藝視之而已於古立言千百不得一二焉嗟乎聰明才辨不世出之士竭畢生精力希聖賢立功業何不足者顧溺於詞章智盡能索徒使人視之與技藝等豈不重可惜哉此無他古求之本今探之末古充之內今耀之外古植之根幹今攬之枝葉愈工愈不肖何當於立言之旨哉柏心夙昔持論若此不敢以語人今讀沈子棠溪所著古文而有契焉沈子之文語道必衷諸經語事之利害必援諸古切諸今雖亦用世所謂體與法而不

辟或將如嚴季鷹韋南康高達夫取節鉞建功名爲詩人一吐潦倒之氣乎哉

李卓泉趣園詩序

古今人才性不甚相越也究其詣之所成則懸絕遠甚者何哉挾資稟之高而極其精力所至窮其思慮所達範其徑途無歧趨積其問學無薄殖浸淫久之不啻與造化神明者通而後所詣乃底於大成詩歌特文章一端耳然自漢以來惟曹劉潘陸顏謝李杜其詣所成爲最大餘則域于迫隘卑冗不能成其詣卽成亦小小者耳蓋精力未極思慮未窮所以範之積之又失之旁騖固陋而不得以是遂歸咎于才今夫

千夫決拾獨羿以善射名執鞭策效馳馭者如雲獨造父以善御名豈非縱心孤往專智盡能之效也哉陸城有李子卓泉者性好爲詩爲之不休至謝人事輟應舉閉門窮日夜危吟孤諷於清泉邃壑間初余見其所作古雋邁厚心折焉近數年來有作輒寄余屬爲商榷則自魏晉至唐宋各名家鍊意鎔格直踐其堂奧絕無隻字單詞涉凡近浮靡者卓泉因巖巒拓別業爲趣園與兄秋樵坐臥其間友愛最甚棣華酬倡無虛日四方吟朋勝侶識與不識叩門至者卽延致開尊燒燭關韻賦詩酣呼豪談爲笑樂聞他軒蓋則報謝不通謁頃始哀爲卷帙授之剞劂質諸遠近詞學英流屬柏心一言

爲所囿固而存之氣益昌優而柔之味益厚闕而鬱之光益
長回翔雅步而無擘緩流散之失直詞盛氣而無張脉偵興
之態有類歐氏曾氏所爲者又其立身行已往往近古賢哲
處貧賤患難由由自得視人間高貴靡仕不啻草芥塵堞者
然生平砥礪風節未嘗涉脂韋梯梁之習不以所長驕人無
貴賤皆恂恂溫溫然其中廉直勁正不可回撓勇有過資育
者嘗有立功閫帥以雄武貴倨自豪慕君名延致執北面禮
而君自居揖客所以勗勵之者皆古名臣行事帥心折禮敬
不衰尤好稽古年及耆日夜孜孜諷覽不休自謂第春官後
得博士一秩沈酣卒業於古文足矣裒所作徵柏心一言柏

心不能道古又於世所謂體與法者茫乎無能諳習然心重君文雖不敢遽謂已符古立言者推君之學行按君之文蓋求之本者也充之內者也植之根幹者也非可徒以技藝視之者也

李秋樵友放樓詩序

陸城李子秋樵既籍弟子員輒不赴舉獨專力古近體詩與其弟卓泉相切劘唱和各據林巒勝處爲別墅而君名其園曰聊園樓曰友放四方士過者率留止與之觴飲嘯歌以是得好客聲卓泉不妄交志行合卽貫金石比膠漆君汎愛多可而內有涇渭不可淆卓泉爲詩必沈鷲深勁君則倜儻任

氣不爲艱苦之思卓泉高風峻軌閉戶少出不關人事君則
喜遊舟車終歲未嘗倦又時爲鄉里排紛難長吏倚其賢望
廬造請或徵發興作資號召乃能集事以故無賢愚慕悅而
願交識者於君爲尤多近出所自著詩投諸梓而徵序於柏
心余昔讀君昆仲詩覺卓泉較勝數年來君致力益深所作
遂與之埒足稱二難焉余觀古詩人往往發於興會物色不
專主所遭之時與所閱之事其於時事發摠深切者獨子美
杜氏爲然厥後放翁陸氏亦繼杜氏而興夫放翁之師杜氏
者豈非時與事最相類哉身遘戎馬竄奔之會河山割裂社
稷憂危鼎沸麻起之變多而摧陷廓清之望遠舉忠愛悲憤

洩之詩歌後世諷其詞哀其意雖相去千百歲猶歔歔流涕
不自禁君曩亦嘗值粵逆之變矣當是時挺戈倡亂者如蝟
毛而起君鄉里怵於屠殺焚掠之慘者所在皆是不得已起
聯村落子弟激以大義據險扞禦蛇豕惕伏迄至綏靖繼而
海氛洊熾六飛出塞豫賊遊魂躡南北殆徧君益感慨憤激
率藉詩章見意其友放名樓者欲尙友放翁也時事適與相
肖故流於篇章者不自覺而格調偁渭南也然放翁歿齒不
見中原北定君則俯仰歲月遂覩八表澄清不可謂非厚幸
矣故其他山水閒適諸作又皆高逸冲勝蒼鬱穩鍊不專主
放翁云余觀君豪雋爽達敢任事非終以山林老者若遇薦

爲嚆矢余謂卓泉之才雖魁傑過人而獨極精力窮思慮求所以範之積之勢不底厥成不優入其大焉不止山遊而跨峻嶺俯羣峰可謂高瞻遠舉矣然聞中州有東西岱華焉則他皆培塿水行而涉三江五湖覽風濤之洶湧亦足壯矣然聞天池北溟日月出其中島嶼浮其外則他皆溝瀆于是奮焉梯危汎險長往不顧夫豈無犯狼虎觸蛟龍與顛踏震蕩之患哉然誠誠氣猛不可中奪躡五嶽凌滄海亦誰能阻吾邁往者卓泉之專業詩殆亦類是余故揭而出之且冀從事六義者勿以才自限但極精力窮思慮範焉積焉終其身不休未有不底於成者夫卓泉固未嘗自恃魁傑之才懸

絕於人者也

陳硯孫遺詩序

鶴秀才工爲詩自京師貴遊至朝鮮國人稱其詩皆呼鶴秀才然竟以秀才終可哀也鶴秀才者誰則江右德化陳硯孫先生云始鮑覺生侍郎賞其詩中用鶴字者多佳句因目爲鶴秀才先生遂以是自號其大父東浦方伯先朝名臣黔西刺史吳蘭雪先生又其婦翁也先生產名家而貧窶特甚奉母讀書治詩而外制舉文亦甚邃嘗獲雋已而竟擯迨親歿遂不復赴舉曾遊燕及滇其在都時諸公貴人交相延譽先生願落落碌碌恥曳裾懷刺效世俗奔競態往往閉門執卷

足跡數月不出卽出率獨行郊郭遇水邊花下孤村野寺淹
留嘯咏興盡始返比歸里益抗志高潔惟二三故人論文話
舊數社不倦他則一切報謝門外至苔蘚封徑室中淑麗吟
詠贈答雖窘飢寒絕不告貸舉家欣然無怨色旣悼亡意益
无憊晚遭亂離轉劇奔竄疾疢間作遂坎壈以歿昔歐陽子
謂詩能窮人因舉古詩人少達而多窮余觀方干羅隱輩出
子繩樞甕牖無親識攀援其艱於一第也固宜先生則席華
胄起朱門同時名公卿津津稱其才樂相汲引先生稍依附
焉扶輪推轂瞬息且致青雲願獨卻避之若恐冕至窮隄終
其身先生窮甘自蹈之於詩何尤舉世用是咸相迂笑然而

長松勁柏之節岸然卓立於丹巖白石之表豈不壯哉區區
通塞曾何足論吾聞鶴之爲禽也高栖遠舉不屑入樊籠飲
汚池及其抗聲清唳則響徹雲霄先生以鶴自喻固宜與鶴
性相肖芳徽未沫今猶皜然若見青田之翮而瓊然若聞緜
嶺之笙也先生詩格近晚唐南宋律絕尤工其題金逸史學
士九龍圖七古一篇雄警遒拔合退之子瞻而出之則又不
專一格云嗣君補之出遺稿屬校且徵序故爲論次之如此
七頌堂集序

士負英岸雄遠之氣其歆戚不與庸人同庸人安從而測之
黃鵠下太液池毛羽繽紛見者異之一舉而凌碣石遊溟渤

超然不知其所往，騶虞渠黃來則呈瑞，應於良時去則遁。奇質於山澤，夫誰能測之哉！潁川劉公勇先生著有七頌堂集，柏心讀之以爲負英岸雄遠之氣者，莫如先生。生長明季，負奇略，彎弓怒馬，兼擅才武，目擊大盜縱橫，思起而經世，旣不獲用及。眞人革命，景運肇興，遂登第入銓，曹與同時貽上茗文諸鉅公稱詩曰：下羣英翕然宗之，僉謂先生怒而飛，且躋三事，超八座，揚光日月之旁矣。而先生獨浩然乞歸，汎覽皋壤，遊歌林泉，泊然不知有金紫之足戀，其不可測如此。嘗觀古今奇傑，懷大略者，太抵欲因事立功，垂無窮之令聞而已。遭逢聖主，當陽萬方者，定朝無闕政，鄙無邊警，斯時

策名筮仕者修職循理之不服安有所謂達白非常足以鎮
鴻代而揚豐功若猶是委蛇旅進無咎無譽職取卿宰鳴鐘
鼎食以爲畢生光寵則又庸人所勲羨非奇傑所心存宜先
生高蹈收榮長往而不悔歟昔宋時蘇子美石曼卿皆俊偉
卓犖之才優遊承平束於文法無所吐其胸中之奇輒相與
酣飲歌呼跌宕不羈卒望吏議致見屏棄豈若先生進退綽
綽如白雲之卷舒天表也哉至先生歸過百泉心重孫徵君
抱道講學逸民自居不覺抑然意下將築室相從問業入太
原以傳青主高風大節超軼塵壒與相從甚歡由是歛英岸
雄遠之氣爲冲澹夷曠之懷先生中年進德益迤然遠矣夫

庸人安得而測之先生詩古勁無凡響得樂府漢魏人遺意
最深文亦適宕峻拔稱其爲人柏心前客沌陽先生六世孫
靜齋通守過訪云遺集搜自兵燹中方開雕未竟謂柏心蹤
跡略近先生屬冠之序柏心凡陋何敢望先生獨於循諷之
次覺英岸雄遠之氣迸露行閒曠百數十載咄咄猶偏人也
竊謂測先生者宜在此於是書諸篇以應通守之請

施壽伯樂壽堂詩鈔序

詩至今不啻積薪矣或傳或不傳傳矣或不著蓋闕冗靡毋
者多矣何以故詩有其極能詣之者乃獨著否則闕冗靡毋
而已矣詩孰導導諸情詩孰闡闡諸才情之正者極於深厚

才之變者極於雄奇作詩者內足暢吾之志外足鑿豪傑之心日如是而後能詣其極而後能傳且著嘗驗諸劍均之劍也鋒利而已矣至陸剗水截刺鐘切玉則劍之極也驗諸射均之射也命中而已矣至破的貫七札餘力猶飲羽石梁則射之極也今夫挾情與才而運之詩者數百千家皆是也惟能詣其極者喜焉如春悲焉如秋怒焉如雷電激射風雨總至巍巍高山失其厓厲浩浩濤瀨失其猛悍鬼神爲之遁藏三軍爲之奪氣俄然而騰躍變化則神龍升於層雲猛虎步於高岡四漠三山金銀宮闕鼇頭鯨化萬怪惶惑俄而易入人肺腑雖奴隸女子莫不感泣俄而超忽曠遠深沉危峻

雖英人傑士莫不變色卻步聘貽不敢偏視詩至是信乎情
與才兼詣其極者歟奚以之闕冗靡辱者爲會稽施子壽伯
其於柏心楚越相去數千里一旦不相鄙夷不假介紹投其
所作古近體詩若干卷貽書徵序柏心卽其詩以按施子生
平旣冠卽聞關趨庭由越入吳入皖入豫入楚乃得展覲時
海內烽塵殆徧矣往來劇虎吻穿楔猿羣中僅乃得達久之
鄉里焚蕩疾歸護母道梗航海還家遂奉母僑楚所交遊皆
當世奇傑任俠又篤於友朋患難死生之誼旣奔走不得應
舉鬻文奉甘旨遂專精於詩柏心讀之且壯且怖作而歎曰
施子之用其情與才也殆能詣其極者歟何深厚雄奇乃爾

百相集卷三十一
也嗟乎大雅淪替久矣闕冗靡鼻者沾沾自喜聞柏心言必
大相徑庭謂其說之可易然吾說可易施子之欲極其深厚
雄奇者雖使萬口交排而其志決不可易願施子益勵之無
解

彭子嘉詩序

士之懷奇負異者豈不待遇而後顯哉昔者季次原憲脩德
砥行號爲有道仁人王符仲長統高識偉論英藻斐然皆栖
遲於環堵陋巷襁褐不掩形藜藿不充腸光沈采晦沒齒乃
已非其挾持不足表見當世也嘉會難逢遂令奇傑無復濯
鱗附翼之日耳至若嚴助終軍司馬相如之倫上書獻賦動

九重咨歎出而持節乘傳或拜郡連二千石之重或奉命稱
使者所過官吏負弩矢前駟震動流俗夾道駢觀豈不偉哉
然非值其遇亦烏能顯赫若是乎吾友江夏彭子嘉觀察童
時已負英譽詞章俊麗閒涉翰墨出入眉山湖州識者以異
才目之謂騰上必速既補弟子員則蹭蹬且二十年一旦登
上第踐石渠以才藻受 文宗知乃直南齋當是時寰海無
塵 天子幾康餘暇畱心詞翰君方以俊敏華瞻之才處論
思獻納之職矢其遊歌廣屬卷阿特蒙 眷賞篇什流播傳
於中外人望之不啻神仙已又持英蕩典試山右遂畱視學
經所拔擢咸爲杞梓至再入而鼎湖莫挽矣遂有滇南離使

之拜至蜀則滇池尙梗在道權滇藩留蜀籌軍食且佐攻取
方略久之克昆明與大府規畫撫輯事宜滇以大定會將赴
闕門下士請錄古近體詩全稿將付梓人以柏心於君爲數
十年故舊相知最深請爲序弁諸首柏心始與君族兄漁叟
觀察交因得識君遂同遊處又嘗共客江夏廨經年頃雖契
濶君猶頻以詩牋往復前歲晤漁叟迎相告曰吾弟子嘉益
嗜吟咏且極進駸駸窺韓而闖蘇矣君聲譽位望在詞彥中
可謂最顯詩又與之俱進不已此豈獨以遇顯哉昔之名人
位漸隆則才轉退然如韓歐蘇三公者盍嘗不顯所業何益
宏偉道壯也得非受才有過人者歟君顯矣詩又大進不已

然則君之榮得遇而顯君之才又不爲遇所掩也二者雖世之豪英尙不能兼衰朽如柏心又安敢希侯藏成當急取全快讀以證漁叟之言爲不謬

中丞方公平苗紀略序

巴陵方菊人觀察出其先中丞公手著平苗紀略見示云將授梓且徵序柏心覽諸鉅公序詳矣自願名位微甚文詞固陋遜謝不敢任觀察曰亦各發明其意爾其無辭於是承命抽繹輒以管蠡所及據爲言曰大哉世廟之仁上符堯舜矣撻伐之與舞干一也何者皆歸於同仁之量而已矣我國家撫有方夏版圖過漢唐遠甚夫豈貪此區區二三千

崎嶇迫隘之壤哉蓋視殊俗皆吾赤子也不忍其困於噬螫
乃誅暴強撫柔良襲之冠帶被之聲教作息優遊熙熙化日
光天之下者且二百年大哉雖覆禱之仁無以加茲矣當其
初苗頑怙險自古未嘗臣服貪暴戕屠之酷州郡之民苦之
卽彼民亦苦之 世廟燭其如此始有斥取而匡正之意會
疆臣果以闡地之策進而指發蹤跡剖析利害本謀皆權輿
於中丞公又皆以身親其役公慮一切機宜奏牘史冊不能
悉著乃手著是編趙營平云兵者國之大事爲後世法豈燃
伐一時功哉則今所傳平苗紀略是也夫自成功後觀之宜
若易易承 列聖耆定之威矧此彈丸黑子包納黔境腹裏

以四方全力舉之若炎火蒸秋蓬也且 詔旨頻仍不惜財力命將濟師期於永隸職方此當其會者談笑取封侯之日也孰知夫山川曲折洞吾目中則揣度難單騎裹糧跋涉蠻煙簷雨與魍結鈞輅之類宣威德申約束則招納諭告難鳥道猿攀師行無人之境眾寡不敵前後受圍閉營固壘糧援皆斷則出奇決勝難創城築堡置戍畱兵或不樂從以兵相阻鼓眾而譁則經始營建難自非忠誠膽智又有濟安黔首不分畛域之公懷未有克歲成功者矣今夫張鷟唐蒙之流可不謂喜事立功者哉然震蕩遐荒得之無益於中國豈若黔境苗疆介居內地兵力既加化爲齊民及於寬政欣欣始

有再生之樂又所產名材百物通津轉鬻皆吾民日用不可闕者何但叩竹茹醬之微民亦得以交購互市坐食其利而川廣黔楚無復烽燧屯防之苦然後知世廟決意闢土同於覆載之仁一時名臣如鄂公張公哈公幸際其會中丞起儒官薦擢二千石遂運其忠誠膽智與不分畛域之公懷拔迹策勳赫然與三公埒嗟乎功與遇曠萬古未之有也觀察爲中丞五世孫治行冠楚北擢持旌節會移首郡封圻晉履行紹祖庭方今四方氛亭略已靖矣而意外之虞未必遽絕尙冀恢宏方略以繩祖武以翊廟謨則茲編其卽箕裘世業也哉

方木橋先生塞上吟序

塞上吟者巴陵方木橋先生集唐人句而成之皆七言律體時以爲經月以爲緯凡三百首富矣哉古今集句家無若是之工且多者也先生曾孫菊人觀察將鈔版以傳過柏心徵序先生隨宦秦晉間往來邊塞多漢唐征伐戍守遺蹟因著是編垂二十年乃就嘗攷古來塞上用兵惟唐代最久咏其事者亦惟唐代詩人最多唐自元宗以好武開邊卒釀安史之禍安史亡而吐蕃回紇熾矣與唐相終始焉其時征戍之苦饋餉之勞離人思婦之怨重之以邊月胡霜悲風朔雪積荒草白蓬捲沙飛一切驚愕慘澹之狀迸赴交呈宜當時詩

人攬諸篇什一發端而悲從中來不可斷絕也若先生當
純廟極盛時舉漠南北而役屬之威德邁前古矣邊上吏民
無復橫戈躍馬飛芻輓粟之事康樂安平與唐時迥異則凡
唐人所咏無煩再述矣然而先生身親目覽古緒觸懷忽不
自覺取唐人七言成句編之若貝聯之若珠鑿錘組織痕迹
盡融謀篇屬對首尾策應與直據胸臆縱筆自運者無異又
不啻驅役千百詩人心靈而聽部勒效指麾者然能使讀之
者歎結撰之工幾忘摺拾所由來皆如身在長城大磧開而
悄然以悲愴然涕下也蓋先生屬思敏取材又富譬空中湧
出樓臺皆七寶裝成於此體爲神乎技矣抑柏心竊釋其旨

而進求之或者先生以身值盛隆可幸無事然借豫不可忘也將一以申黷武之戒焉一以著守邊之策焉所謂微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然則觀察汲汲謀制剛倘有默會於斯者歟若但以渾融開闔無礙積之陋歎是編爲冠絕古今者是猶囿於詞章之迹也已先生事蹟詳觀察跋中不備論

潘徐合譜序

鄧子定臣示予潘徐合譜一編屬爲之序蓋某君取二家奕譜合刊之詳見所自序中余不知奕然能言其旨其道有敵家胡有勝負竊嘗揣之大率靜勝躁先勝後又有陽爲弱貌爲瑕以誘之者有緩所急急所緩以誤之者有轉弱爲強者

有欲取姑與者倒用其術不啻百變猶兵家之出奇無窮爾
今夫始皇之蠶食強吞弱者也高祖之制項氏怯取勇者也
賀六渾之與黑獺則又強弱侷智勇均者也石勒慕容皝善
用攻者也孫權用江東張寶保河西善用守者也漢武帝唐
文皇之開邊用內制外者也拓跋金元之創基自外包內者
也故夫兵家勝負奕足盡之矣不但此也大則禪讓征誅封
建郡縣小則行藏出處深之易象之變化幽之柱下之精微
無往不與奕相參也然則茲刻豈專爲奕家設哉經世之士
反覆奕旨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處經事得其正處權事得其
變亦不出靜躁先後閒在乎當機之識斷而已

黃秋宜黃山紀遊序

柏心幼時曾覽黃山圖冊輒奇慕之後在都將南歸遇吾友魏子默深亟繩黃山之美勸以浮江而上訪三十六峰時匆匆未能果也頃陸子正沅郵秋宜黃少府所作黃山紀遊一編且代徵序急讀之徑途歷歷如得導師味所詮次與所諷咏凡茲山瓌瑋雄遠靈雋俶詭幽奧危峻諸狀有粉墨所不能模範者悉攝而納之文字韻語閒無一遁形何神妙若是其尤勝者則湯泉雲海文殊臺觀日出駝背峰眺松天神亭望九龍瀑布最爲殊絕紉繹竟日柏心亦不啻蠟屐梯空直凌絕頂也夫侈言之則宇內名山夥矣自非窮豎玄之步騁

穆滿之駿不足以博覽遐搜然竟于萬世誰償此願者約言之卽一黃山已有探索難盡者矣少府產于歙距山財百里僅能一至又必會徒侶畏模糧乃能一賈其勇冒風雨蒙霧露踐猛虎毒蟲之徑履飛梁懸磴之危然後抉奇搜秘如飢嘉肴如讀異書遂大慰生平之願然猶未陟絕巘相淹畱也因汲汲筆之於書且畱他日補遊後約蓋非其志之堅如是有不阻於半途者乎柏心因是以歎世之力學與建立事功不堅其志而望其成也難矣遊山其顯者也少府今已出山矣其終爲神仙尉乎其若郭代公之尉通泉馬北平之尉趙城奮起而致將相乎信能堅其志矣龍蠖屈伸亦何施而不

宜哉

研雨軒詞序

始予與夏子秋丞論詩時予兼好倚聲秋丞未之好也久之乃閒爲小令示予清麗似晏元獻旣而秋丞謁選滯都門則時時貽予長調見示精鍊流穩近少游美成矣又久之服官黔中其時黔滇數反覆寇攘充斥獠犷之俗烏言卉服樂禍嗜殺秋丞所泄又皆山谷遼遠與邊徼爲鄰奸究跼伏時虞扇動日夜督民伍繕守禦之具或有犯境者則枕戈躍馬親馳行陣摧鋒逐北威震境外蓋無日不在戎馬閒今年得其書云近歲所爲填詞不下數百闕門下士爲之梓行因徵序

於予益駭歎以爲何整暇若是嘗竊謂文詞者稟之才受之性者也而尤成於嗜好之篤非才與性不能工有其才性矣嗜好不篤雖工不能富今夫文詞家於其所嗜好尤篤者往往值窮愁牢落驚鄂悲歎憤惋叱咤俯仰亡惛之中而染翰濡墨忽不自禁沈吟往復抗膺高歌伸紙疾書得喪頓忘非是則胸次如大甕必吐之而後快填詞雖文藝之一體然與風雅樂章相出入其深婉摯厚者可以宣忠孝之懷見性情之正非才性具而加以嗜好之篤者不能至是予觀秋丞近詩既益壯而填詞豪宕不減於詩益歎其能工而且富也余嘗約秋丞以宦成早退當結鄰山水間他日倘踐茲諾舉酒

聯吟子雖老矣至於傲昂慷慨之調猶能一再賡之

李氏譜序

同里李氏與吾族世爲婣好皆來自江右之豐城而李氏先
徙兩家先世皆治生積財至素封子姓皆繁衍皆營立祠宇
惟遷徙以來譜牒未刊意恆闕如今李氏乃有創修支譜之
舉剗剗告成矣徵序於予以是重諸君子推原本始用意懇
到嘉其集事之勇又以增予愧也按李氏自述謂出唐西平
王後宋時遷江右豐城其後再遷湖北監利居於三盤碁有
吉孫公者三世至繼雯生子二日常曰源源始遷邑之螺山
今之居者皆其子孫也推所自出託始於梅潭宗譜至源公

以下世次先後蟬聯相行則今所創修云今夫譜之爲義大
要有三而鋪張門閥攀援華望者無取焉一曰崇本肇自始
遷之祖以次廣續如導源而會流如尋幹而及枝旁推曲暢
綱舉目張然一曰穆不紊而親疏有序是謂崇本一曰紹聞
凡後嗣之能有年於茲土者莫不由先世積累所致是
故微言善行必有紛綸可傳者矣撮舉梗概附著其間豈爲
虛美溢詞相誇炫哉亦期循覽紬繹無替矩矱云爾是謂紹
聞一曰永慕音容邈矣不可追矣得其生卒歲月與其塋兆
所在心焉數之如或見之不猶愈乎如此者一一推溯詳加
詮次仁孝之心將有油然而生者矣是謂永慕今觀李氏茲

譜兼此三要而無世俗鋪張攀援之失豈不善哉李氏舊爲
吾里著姓今且四五百年其繼嗣綿延猶不減昔異時必有
稽古元宗蒸蒸踵起者蓋世澤固未艾也吾且以茲譜卜之
矣